

上班则是坐公交车，穿越中关村再转北三环，去农展馆桥边的《人民文学》上班。当他开始在全国文学杂志不断发表小说，有了稿费收入、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时候，他从平房搬到了楼房，在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，在老旧小区里居住，每天爬楼。

“当时合租的两居室，对方是一对情侣，房租之外，水电费等平摊。他们俩性格都好，也爱读书，我们经常交流文学和阅读，也相互借阅对方的藏书。我先搬走的，后来再见那哥们，才知道他俩分手了，很遗憾。出租屋有很多故事，合租的几方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有一部分公共空间，分担一部分共同的责任与义务，人际关系上，认同感上，像家庭又不是家庭，有时候比较微妙。”

徐则臣去西苑买菜的路上，经常能见到办假证者、卖盗版光盘和假古董贩子，还有在北大旁听的流浪青年，还有在大街上卖苦力的农民工和人力三轮车。除了各种社会“边缘人”，更有大量心怀“北大清华梦”的外地考研大军。大量经济不宽裕的考研学生或社会旁听生，干脆就住地下室，或者直接租住大街上的旅社的床铺，每月两三百块钱。在徐则臣的“京漂系列”小说里，主人公大多是到北京讨生活的外地人，都是从“花街”那个地方来的。

“在北京，宾馆、酒吧、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，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，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”而靠着《西夏》《啊，北京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、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，徐则臣开始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。2005年，获“春天文学奖”；2009年，获第十二届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。

刚上班时，人民大学西门外有家重庆水煮鱼，28元一盆。“那会儿一个星期吃一次，真的很开心，觉得生活无比美好。”回想那段时间，上班、写作累了，就到楼下撸串喝酒，徐则臣也不觉得生活苦。在一篇随笔中，他又写道：“下了班，朋友聚会结束，他们理直气壮地回‘家’，我说，我回‘海淀南路’。”那时，徐则臣难以把住处当做“家”，直到买下中关村大街边上的房子。

“三十岁这年，我有了稳定的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、洗手间和生活，不用担心催缴房租的电话，不需要再看房东恩赐般的脸，我可以改装和修正家里的所有东西，包括我的生活。”

### 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

40岁以前，徐则臣写出了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：《耶路撒冷》和《北上》；还成为了最

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。

“《耶路撒冷》前后折腾六年，前三年都花在素材积累和寻找满意的结构上了；《北上》花了四年，前两年也耗在结构上。”

让徐则臣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，只是徐则臣计划中的“大运河三部曲”系列小说的第一部。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庞大写作计划，也是频繁出国以后，站在北京的徐则臣，对故乡流淌的大运河历史的回眸与审视。

徐则臣的家乡东海，多水，村后不到100米有条河，再往北一两百米又是一条，再往北500米，一两里路，还是有河。到镇上读初中，学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运河：石安运河。运河水深，水流也急，冬日不会结冰，每天早上一溜人蹲在河边刷牙洗脸，水呼呼冒着热气，很是壮观。幼时在河里嬉戏，几个小孩上船，解开绳子漂到河水中间打闹，打不过就一脚把人踹到河里面去。后来徐则臣到淮安读书、工作，运河穿城而过，从学校出门走5分钟就能到达河边。徐则臣每天从桥上走来走去的地方，有个重要闸口清江闸，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，只要把这个地方堵上，京杭大运河就断掉了。很多河路在历史上无数次改道，一条河经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征，中国地势北高南低，运河的水却一直

40岁以前，徐则臣写出了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：《耶路撒冷》和《北上》；还成为了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。